

清

詩

話



全唐詩話續編弁言

甲午夏杪。以手鈔全唐詩話六卷。重付開雕。因憶余目之所見。集中有未盡搜羅者。遂信手拈而續之。凡原集載其人而遺其事者。續爲卷上。其人與事之俱未及載者。續爲卷下。案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尤延之尙書家有遂初堂藏書。爲近世冠。是其采輯之富。有所自來。夫豈患掛漏與。擇焉旣精。自不以多爲善。漫爲加輯。其能免續貂之誚乎。獨是李義府高駢之輩。編入集中。未嘗因人而廢。若經文緯武。忠義不著。如張巡。爲有唐一代之偉人者。集中未見。不無遺憾。巡本盛唐人。茲取以冠篇。蓋儒者效法古人。仰如泰山北斗。當以志節經濟爲上。至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者。殆卑之無甚高論也。審乎此。而讀全唐詩話。亦足爲座右之一哂云爾。孫濤又書。

全唐詩話續編目錄

卷上

太宗

高宗

元宗

德宗

宣宗

武后

上官昭容

李嶠

蘇頲

王維

孟浩然

韋應物

李泌

顧況

盧綸

錢起

竇鞏

韓愈

張籍

歐陽詹

元稹

白居易

牛僧孺

劉禹錫

賈島

施肩吾

令狐楚

李賀

柳宗元

王建

鄭還古

段文昌

張祜

李商隱

溫庭筠

杜牧

許渾

李遠

趙嘏

薛能

方干

翁承贊

盧延遜

裴說

杜荀鶴

李濤

羅隱

鄭谷

李山甫

沈彬

僧齊己

僧貫休

魚元機

卷上

太宗

憲宗

土官留谷

王勣

李益

李益

高宗

宣宗

李壽

孟浩然

顧况

寶鑑

元宗

憲宗

雍州

章胤

盧綸

韓愈

元稹

古今圖書集成

全唐詩話續編卷上

石門孫濤樂山續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太宗

太宗幸翠微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帝愛之。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王師旦知貢舉。黜之。帝怪詰其故。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若置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善其言。

高宗

柳公權小說舊聞云。唐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侍郎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如神仙焉。

元宗

開元傳信記云。明皇幸蜀。回至劍門。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自古及今。敗

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也。因作詩曰。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

雍洛靈異記云。明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

明皇雜錄云。明皇初自巴蜀回。夜闌登勤政樓。倚欄南望。烟月滿目。因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尙未還。蓋盧思道之詩也。歌畢。甲中隱隱如有歌者。謂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于里中。召至。果梨園弟子也。其夜復乘月登樓。左右惟力士及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涼州卽貴妃所製。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掩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

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竿。於百尺上爲木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舞亦不輟。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年十歲。慧悟過人。召於簾中。坐貴妃膝上。爲施粉黛。與戴巾櫛。問晏汝爲正字。正得何字。曰。天下字皆正。惟明字未正。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休謂綺羅翻有力。還自嫌輕更着人。同前

德宗

廣卓異記云。貞元五年置中和節。德宗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美之。中和變梅柳。萬彙生春光。中和紀月令。芳與天地長。耽樂豈不尙。懿茲特景辰。庶遂亭育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華池桃梢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宣宗

蔡寬夫詩史云。唐宣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者之氣象可見。

武后

廣卓異記云。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隄新柳翠。苑上花初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蹕纔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崑斷復連。清流澄徹俯伊川。塔影遙遙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水。遠壑初飛百丈泉。綵仗紅旗遶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朝迴。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花落紛紛更無已。稱觴獻壽烟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流芳草。龍騎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心南望屬車塵。鶯聲引颺聞黃道。王氣周迴入紫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君不是瑤池樂。

時雨來觀農扈春

上官昭容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燕羣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觀此洵一英奇女子也。

李嶠

大唐新語云。李嶠字巨山。趙州人。少負才華。參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中。則天鑄八稜銅柱。柱下置鐵山翁。仲師子麒麟圍遶。武三思爲文。朝士獻詩。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絕當時。曰。轍迹光西崦。勳庸紀北燕。如何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頰叢雲起。珠疑大小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遇上皇年。

明皇傳信記云。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樓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得幾時。不見而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雁飛。顧侍者曰。誰爲此對。曰。宰相李嶠辭也。明皇曰。眞才子。不待曲

終而去。

蘇頲

開元傳信記云。蘇瓌未知男頲。有人獻兔。掛于廊廡間。召頲詠詩。乃曰。兔死彈丸。携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由是稱爲小許公。

明皇雜錄云。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瓌草書難其人。誰可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爲文甚速。可備使令。然性嗜酒。幸免沉醉。足以了事。令召至。則酒未解。猶嘔殿下。命中貴人扶臥御幄前。明皇親舉衾覆之。既醒。援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

王維

史載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

董衣不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又嗜古精音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代宗嘗語縉朕嘗於諸王坐聞維樂章今傳幾何因遣中人往取縉爲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好取人詩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華英集中句漢漢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此李嘉祐句大都誦古人詩多積久或不記則往往用爲已有耳

孟浩然

史載浩然字浩然任節自喜隱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賦詩莫敢抗張九齡王維亟稱之維嘗邀入內署俄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仕耳朕何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已韓朝宗欲薦之約與俱至京師會故人至浩然劇飲忘

約。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惜其他。自是卒不顯。初王維過郢。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署曰浩然。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章應物

唐宋遺史云。章應物爲蘇州太守。嘗有詩贈米嘉榮曰。吹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欺前輩。好染髭鬚學後生。又嘗赴本州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其故。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樂妓侍寢。問記其詩否。一妓強記。乃誦之曰。高髻雲鬢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

腸。古今詩話作
劉夢得詩

冷齋夜話云。章應物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從可覲。嘗見琥珀中。有物形如蜂。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方生琥珀。

黃常明云。章應物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雜言送人

云水壺見底未爲清。年少如玉有詩名。此可謂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晉溪詩話云。韋蘇州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余謂君子當切切作斯語。彼爲繭絲不爲保障者。得無愧此乎。

李泌

史載泌字長源。七歲能爲文。開元中。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時員俶九歲。升堂。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爾。因問童子有類若者乎。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奕。因命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員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員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遂起。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腰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之。

顧况

南部新書云。顧况志尙疎逸。近於方外。時宰相以好官。况以詩答云。四

海而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古今詩話云。况在洛。乘閒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於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日餘。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來春取次行。

盧綸

丹陽集云。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求其遺稿。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漳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同漳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曙

漳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耿漳寄曙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曖進宮，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耶。請賦起姓，端立賦錢一章，更工於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也。

錢起

蔡寬夫詩史云：唐大清真宮使翰林學士錢起，多佳篇。人收起詩，不過百首。有錢蒙仲得江行無題一百絕，皆人家藏本所無。有云：霽雲疎有葉，雨浪細無聲。穩放扁舟去，江天自有程。又憔悴異靈均，非讒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又烟渚復烟渚，畫屏復畫屏。引惹天末去，數點暮山青。又隄壞漏江水，地坳成野塘。晚荷從不折，留取作秋

香。

廣卓異記云。長慶二年。錢起自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周墀及第。後同

在翰林。會昌三年。起自僕射再放榜。時周墀任華州。因寄詩賀。叙同

在翰林。曰。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

陪金馬入蓬瀛。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

水。關防不許暫離營。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

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授清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藝初吟得夜光。

莫道相如不相見。蓮峰之下有龔黃。人以爲絕唱。後詩原集作王起和周侍郎見寄詩未知孰是

丹陽集云。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

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

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

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

贈孟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

秀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隣照數家。此何等語。

余讀其詩盡。然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起宿驛舍。聞窗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怪之。十年後就
試。座主李時紀事作
耿諱試湘靈鼓瑟詩。落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一聯續之。
乃中魁選。詩全篇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
堪聽。雅調淒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
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寶鞏

盧懷抒情云。寶鞏工爲絕句。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書
齋壁上掛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寶鞏。又掉妓東東一
篇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
似叫東東。

韓愈

碧溪曰。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四坐各低回。不敢
捩眼窺。可謂善言場屋事。若平居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

葛常之曰。沈存中謂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光也。

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古今詩話云。韓退之彌明傳云。嘗與文友會宿者。老道士形貌怪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飲酒。衆度其不能詩。因聯句咏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剗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人多不識。乃遣人執筆硯。吟曰。龍頭縮困蠢。豕腹脹膨腴。坐客盡驚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促之。坐中有欲吟。其聲悽苦。彌明句中悔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須臾倚壁睡。鼻息如雷。坐客異且畏之。

張籍

丹陽集云。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候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未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

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徽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鷄羣之句。今取其集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闈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語言便拙。實無可取。

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覩襲元。睿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覩衆鬼之睿。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同上

歐陽詹

雅言雜載云。詹乾德中獻野史。受黃岡宰。有詩行于世。聞猿云。啼猿非有恨。行客自多悲。聞笛云。不知吹者意。何似聽人心。臥屏云。橫琴遮

遠洞舉手出高峰。公字蘆云。漁家合得兩三莖。公退徐吟思倍清。官滿不將歸舊隱。蕭蕭留與後人聽。

元稹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令。以酒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爲獻。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憐。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緣毯上眠。犬離家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麤之手裏擎。筆離手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廐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鸚鵡離籠出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變語咬咬。啣泥污穢珊瑚簾。不得梁間更壘巢。燕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相污。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鈎。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魚離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趨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鷹離鞵翦鬱新栽四五行。

常將正節負秋霜。爲緣春筍鑽墻出。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黃

金鑿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蒙汚。不得華堂上玉臺。鑑

離臺。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

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樽前百事

皆依舊。檢點唯無薛秀才。撫言鑿誠錄有薛濤上蓮師犬離家魚離池鸚鵡離
籠竹離叢珠離掌五詩此謂薛書事未知孰是

古今詩話云。元稹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序曰。昔年曾於解縣

飲酒。余爲錄事。有客後至。數犯酒令。併飛數盃。逃席而去。醒後問其

人曰。前虞鄉黃丞也。爾後絕不復知所在。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

十六日至褒城驛。有黃明府見迎。問其前銜。卽曩日逃席也。因問坐

隅山川。則褒女所奔之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地在其右。感今懷古。

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

迎。依稀迷姓字。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時眼暫明。便邀連坐鉢。

兼共摘船行。酒思臨風亂。霜髭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愴古今情。迤

透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姒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空閑

千古橫

白居易

古今詩話云。白樂天以詩名與元微之同時。號元白。詩詞多比畫圖。如重屏圖。自唐迄今傳焉。乃樂天醉眠詩也。詩曰。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睡。慵便取次眠。妻教圍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且詩之所以能盡人情物態者。非筆端有口。未易到也。詩家以畫爲無聲詩。誠哉是言。

白樂天致仕時。裴晉公夜宴。諸進士官。樂天賦詩云。九燭臺前十二株。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飄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

酩酊。夜深臨去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同上

葛常之云。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款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咏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

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可求。晶屨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鰲旣頓頷。諸鰲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秋。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魄。李訓薛文通等事。爲之太息。

黃常明云。樂天及第後。歸覲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馬蹄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風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

丹陽集云。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于閬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如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己格律。

全唐詩話卷之九
八
頤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則又何耶。

牛僧孺

古今詩話云。牛僧孺將赴舉。投贄於劉夢得。對客展讀。飛筆塗竄其文。居三十年。夢得守汝。僧孺出鎮漢南。枉道汝水。雕旌信宿。酒酣贈詩。于夢得曰。粉飾爲郎二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問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夢得方悟往年改文卷之事。和答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倚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且喜清風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

劉禹錫

古今詩話曰。劉夢得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朱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嘗疑之。吾重陽欲押一糕字。思索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爲之。嘗訝老杜詩有巨額拆老拳。無出處。及讀石勒傳云。卿既遭孤。

老拳孤亦遭卿毒手豈虛言哉。

黃常明云。夢得詩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倪寬事。此以一字用事者。

賈島

丹陽集云。賈島携新文謁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于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可見謙于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泊愈教島爲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摭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泊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游詩府。致冲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使未相識。愈豈教其作敲字耶。

唐宋遺史云。島爲僧時。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

鐘樓上有唵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恫。王元贈詩曰。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

元和中。島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

施肩吾

鑒誠錄云。施肩吾上禮部陳侍郎詩曰。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寒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及。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

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國不爲難。戰苦身多舊箭瘢。玉匣鎖龍鱗甲冷。金

鈴繫鶻羽毛寒。皂貂擁出花當背。白馬騎來月在鞍。却恐犬戎臨虜塞。柳營時把陣圖看。

夜宴云。蘭缸如晝買不眠。玉爐夜起沉香烟。青蛾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燃。碧窻弄嬌梳洗晚。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琉璃盞。酒入四肢紅玉軟。

題友人閒居云。花眼綻紅斟酒看。藥心抽綠帶烟鋤。

令狐楚

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有去國慘傷之情。

史載楚字殼士。五歲能詞章。弱冠舉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適許正倫者。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懼其爭。讓而下之。始事德宗。歷憲穆。卒官平章事。方疾時。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力疾作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復

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勿請諡葬銘誌。子綯。

李賀

古今詩話云。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韓文公。皇甫湜。過其父肅。見其子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而試一篇。賀承命忻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爛爛。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著辯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柳宗元

冷齋夜話云。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歎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

坡評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卽無亦可。

王建

古今詩話云。王建宮詞百首。多言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之類。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言其工。蛺蝶也。惟見于建詩耳。或稱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于唐賢詩句。遂知名于後世。當時山林田野。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名不朽。亦各係乎幸不幸耳。

鄭還古

抒情集云。鄭還古爲河中從事。爲同院所誹謗。貶吉州掾。道中爲望思臺詩云。讒語能令骨肉離。奸情難測事堪悲。何因掘得江充骨。搗作微塵祭望思。又云。吉州新置掾。虵鬪到條山。意苴殊非謗。羊腸未是

艱。自慙多白髮。爭敢競朱顏。苦有前生債。今朝不懊還。

段文昌

鑑誠錄云。段文昌。廣都縣人。父以賣油爲業。生而多智。長則能文。常跨驢行。鄉里笑之。三十年間。錦衣歸蜀。蜀人贈詩曰。昔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忍看錦衣歸。等閒畫虎驅紅旆。可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公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

張祜

葛常之云。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咏。其題金山寺詩著名外。又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其餘吟着皆無味。可知僧房佛寺。取其詩標榜者多矣。

古今詩話云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座中有屬意處
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
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南部新書謂此詩乃李義山作未知孰是

李商隱

蔡寬夫詩史云李義山詩小鼎烹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棋何人書
破蒲葵扇記着南窓移樹時蒲葵扇出謝安傳然人不知其何名蒲
葵蘇子容云櫻欄也出廣雅今衢信宣歙間扇是也謂彩似蒲葵爾
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章平之拜浸疎商隱重
陽口義山造其廳事屈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
君位重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綯見之慙恨扇閉此廳終身不處
碧溪詩話云義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鷺
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女謾夸聯辭雖許謝和
曲本慚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

溫庭筠

雪浪齋日記云。溫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茗溪漁隱云。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烟草。油壁車輕金轡肥。流蘇帳曉春鷄報。籠中嬌鳥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杜牧

杜牧之弱冠登第。再中制科。因與二三年同。年城門遊覽。至丈六寺。有禪僧擁褐坐。與之語。問杜姓名。具以對。又曰。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笑曰。皆不知也。牧之嘆訝久之。作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

脞說云。杜牧之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后果得比部員外郎。

大和三年。牧之佐吏部沈公傳師幕。在江西時。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入樂籍中。後一年。公鎮軍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三歲。爲沈

著作述師納之後二歲於洛陽城重見。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二十
韻以贈之。爾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合趺。高閣
倚天半。晴江聯碧虛。此地試爾唱。特使華筵鋪。生公顧四座。始訝來
踟蹰。吳娃引贊起。低回映長裾。雙鬢可高下。才過青羅襦。眇眇乍垂
袖。聲同雛鳳呼。繁絃迸關組。塞管裂寒蘆。衆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
主公再三歎。爲言天下殊。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精珠。龍沙看秋浪。明
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以爲疎。玉質隨月滿。艷態逐春舒。修唇
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軸轡。霜彫謝庭下。沙煖勾
溪蒲。身外任塵土。樽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瑤
珮。載以紫雲車。洞戶水聲遠。月高蟾影孤。邇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
洛陽重相見。焯焯爲當爐。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
魄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月掛衰柳。涼風生坐隅。灑盡
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

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爲相。旋致
貶謫。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文宗時
無辛卯也。豈牧之悞乎。要知牧之所云。非實庚子。辛卯也。鵬集于舍。
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
冤爾。

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鐵鎖朱殷幾一空。
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
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爲給事者。李石也。嘗攷李石雖爲給事。
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
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爲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
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
告歸。潁陽令。牧之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
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
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

疑矣。

茗溪漁隱曰。牧之題詠。好異于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袒。四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

郡閣雅談云。杜牧舍人罷任浙江郡。道中有詩曰。鏡中絲鬢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魚手。却遮西日向長安。與杜甫齊名。時號大小杜。

許渾

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曰此崑崙山也既入見數人方飲招同飲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庭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空山下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題余姓名于人間改曰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丹陽集云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西清詩話云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云水深魚避鈎雲迴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云送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禪之意乎

李遠

郡閣雅談云李遠體物緣情皆謂臻妙嘗有贈箏妓伍卿詩云輕輕沒
後更無尋玉腕紅紗到伍卿坐客滿筵都不語一行哀雁十三聲
鴛鴦云鴛鴦離別傷人意似鴛鴦試取鴛鴦看多應寸斷腸故人盧
尚書哭李詩云昨日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旆欲何爲纔收北浦一竿
釣未了西齋半局碁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
經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

碧溪詩話云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云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
碁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
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

趙嘏

葛常之云趙嘏因長安秋望詩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安月夜與友
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亦不減倚樓
之句至於獻李僕射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
矣

全唐詩話續編 卷一
轍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過梁塵。雅歌清歌日
日新。來值漢廷花欲盡。一聲留得萬家春。后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
州府曰。葉覆清溪艷艷紅。路橫秋色馬嘶風。猶携一榼郡齋酒。傾對
青山憶謝公。

薛能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年。溥領徐。巨容鎮
襄。岌領許。俱假端揆。故能詩舊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白斛明珠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
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若用此二物。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
薑煎亦佳。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譽之太過。是不可曉。王贊嘗
稱之曰。饒肌滌骨。冰瑩霞絢。嘉穀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癯
棘。當其得意。倏與神會。係邨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藟於常花。其鳴也。

靈鼉于衆響觀其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集渡淮稀送喻坦之下
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稱心寺中島云雪折
停猿樹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又云窗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于使
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送伍秀才又云倚棹寒
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其語言重疊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
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窻邊月紅鯉驚鈎竹外溪義行相識
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于孫王所賞

鑒誠錄云方干處士號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與科名遂隱居鑑
湖作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欺春醉閒猿學夜吟
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由是聞鐘角棲身可在深

高弟李穎登第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臥雲

同上

翁承贊

鑒誠錄云翁承贊唐末爲諫議大夫使福州至劍蒲縣見舊識僧亞齊

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一軸新詩劍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應笑乘軺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

盧延遜

盧延遜五舉方登第。嘗作詩云。狐衝官道過。犬刺客門開。租庸張相每誦之。又曰。餓貓臨鼠穴。饑犬舐魚砧。成中令激賞之。又曰。栗爆燒粘破。貓跳觸鼎翻。王中懿愛之。延遜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貓兒狗子力也。

光化中放進士盧延遜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大官賜餅飫。止二十八枚而已。延遜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飫來。

裴說

茗溪漁隱曰。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杜荀鶴

鑒誠錄云。杜荀鶴苦於詩。有贈僧句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消。又云。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是輸僧。

荀鶴作時世吟十首。今錄其兩首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公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催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鷄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李濤

兵部李內相濤。唐宗室子。自河陽令復登科。小字杜翁。每於班中多自名焉。其坦率如此。翰林月給內醞。兵部嘗因春社寄翰林一絕云。杜翁今日沒心情。爲乏逃羹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循到第三廳。

談苑云。李濤相國。性滑稽。爲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闕有僧舍。曰不動尊院。寺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濤每過。常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羅隱

鑒誠錄云。羅隱以諷刺之深文而不第。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我獨以爲非。明主旣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白鬢。塵在汚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見之。遂起歸歎之興。作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悠。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隱與顧雲同謁淮南相國高駢。雲爲人雅律。高公遂屬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餞于雲亭。盛暑。青蠅入座。高公命扇驅之。謔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偶見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譏雲也。時高公欲繼淮南王求仙方爲妖亂。後爲畢將軍所害。

隱作妖亂誌以譏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天上聞。燒盡降香無一事。開門迎得奉將軍。僖宗在蜀。隱作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還梁。爲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焉。獻僖宗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愴惶路屈蟠。丹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作僖宗還京曰。馬嵬楊柳尙依依。又見蠻興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蠻誠錄那閣雅談謂青蠅白澤對句是寇弱勢觀作

古今詩話云。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筆札。召爲表奏。孔目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因宴賦詩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自是始厚之。

又云。光化中。羅隱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

味。

鄭谷

古今詩話云。鄭谷雪詩曰。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有段贊善善畫。因采其詩爲圖。曲盡瀟洒之意。持以贈谷。谷爲詩以謝之云。贊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於繪素。得意在烟波。屬與同吟咏。功成更琢磨。愛余風雨句。幽絕寫漁簑。

李山甫

山甫詩名冠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慙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又贈宿將曰。校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

沈彬

江南野錄云。沈彬早有詩名。先主鎮金陵。知其欲代楊氏。獻山水圖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覽而喜之。臨終指葬處以示

家人穴之乃一塚未嘗葬人石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碑
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僧齊已

郡閣雅談云僧齊已往袁州謁鄭谷獻詩曰高名喧省闈雅頌出吾唐
疊巘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幾許中朝事久
離鴛鴦行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謁稱已改得詩
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

續本事詩云齊已松詩曰雷電不敢伐靈勢蠹萬端雷依乾節死蛇入
朽根蟠影浸僧禪濕風吹鶴夢寒尋常風雨夜疑有鬼神看小松云
發地纔盈尺蟠根已有靈嚴霜百草死深院一株青後夜蕭騷動空
堦蟋蟀聽誰於千歲外吟倚老龍形

僧貫休

古今詩話云貫休精於筆札荊州城令問其筆札法休曰此事須登壇
可授安可草草而言城令不悅乃遞於黔中因爲病鶴詩見意曰目

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魚元機

北夢瑣言云。魚元機甚有才思。咸通中。適補闕李億。後愛衰。爲女道士。有詩曰。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于世。

全唐詩話續編目錄

卷下

張巡

王績

盧照鄰

章承慶

宋之問

杜審言

李邕

孫逖

李適之

崔信明

崔顥

賈至

崔曙

鄭審

高適

岑參

張旭

李廣琛

陸贄

元結

蕭穎士

李華

裴迪

祖詠

邱爲

李頎

劉脊虛

綦母潛

武元衡

孟郊

張繼

陳標

竇牟

群 庠

狄煥

姚崇傑

廖圖

王正白

陸希聲

孫偃

王軒

陳綯

張綽

太上隱者

呂仙翁

韓湘

許鵠真人

僧智潛

僧乾康

僧元覽

裴夫人

張睽妻侯氏

岑參

張鼎

李廣

崔顥

張翥

高適

崔暉

崔暉

賈至

李益

李益

李益

韋承慶

宋之問

林希言

韋承慶

王翬

盧照隣

卷下

全唐詩話續編卷下

石門孫濤樂山續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張巡

張巡守睢陽。明皇已幸蜀。逆賊祿山方熾。城孤勢促。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食。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遊豫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屏黎獻。臙臊闕廷。臣被圍四十九日。凡三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迺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厲壯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倂月暈。分守効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城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既欲何施。又夜聞笛曰。峩峩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雲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聲。有宋佳話

巡鄧州人。按唐史。巡長七尺。每怒。鬚髯頓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

爲文不屬藁擢進士第其在睢陽士卒居民但一見卽識其姓名更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殺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

王績

績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通之弟隋大業中爲六合丞世亂解官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性嗜酒有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之句因著五斗先生傳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貞觀間以疾罷

西清詩話云王績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停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空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稷詩賴此北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績殆有得于佛氏者深也

史載績之仕也以醉失職鄉人或嗤之績爲作無心子以見趣其詞曰

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出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承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骼鳳臆。馳驟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踉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盧照鄰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之。謂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居太白山。得方士元明膏。餌之。於具茨山下。預爲墓。偃其中。武后時。尚法。照鄰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曲池荷云。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後沉穎水。已讖于此。

章承慶

承慶字延休。鄭州武陵人。性謹畏。事繼母篤孝。擢進士。補雍王府參軍。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侍郎。每有詔令。未嘗著藁。遷同二品。坐張易之黨。南流嶺表。別弟云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歲餘拜秘書少監。封扶陽縣子。卒。諡曰溫。集六十卷。

凌朝浮江旅思一首。唐詩載爲承慶作。尤遂初載爲馬周作。未知孰是。

宋之問

古今詩話云。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鷲嶺鬱峩峩。龍宮隱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燭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之。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雲薄霜初下。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

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按是詩亦載駱集。王元美云。延清與賓王年
事不甚相遠。賓王又有江南贈宋五之問。及兗州餞別詩。何得言非
舊識。若賓王果爲老僧。而之問後謫過杭。亦且老矣。不得呼少年。殆
因二詩並見集中。故令延清受此長誣耳。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于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引決。祖雍請于
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之決。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
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
時。未嘗以妻子行也。豈史之誤歟。丹陽集

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嘗語人曰。
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武后將用之。問曰。
卿喜否。審言辭謝。神龍初。遷膳部員外郎。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道。
涉湘江。有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之句。又妾薄命篇云。
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啼鳥驚殘夢。飛

全唐詩話續編
卷一
花攪獨愁。自憐春色罷團扇。復經秋。唐人流放。每托意於宮闈。此詩亦是流峯州時所作。入爲修文館直學士。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學四友。有集十卷。

李邕

邕字泰和。李善之子。少知名。既冠。李嶠薦邕文高氣方。拜左拾遺。元宗卽位。爲御史中丞。後枉法下獄。當死。得減死。出爲北海太守。以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李林甫忌之。傅以罪。杖殺之。集七十卷。行于世。和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云。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皇飛。李于鱗稱此一聯與小許公作難爲兄弟。

孫逖

逖博州人。屬思警敏。年十五。見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崔駭嘆。開元十年。舉賢良方正。爲集賢修撰。改考功員外。遷中書舍人。典詔誥。卒。有集二十二卷。

宿雲門寺閣云。香閣東山下。煙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畫

壁餘鴻雁。紗窻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寺在浙紹之雲門山。晉王獻之居此。逖宦遊所經。又有山陰縣西樓一首。

李適之

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諧謔賦詩。曾不備林甫之害。嘗爲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及罷相。又爲詩曰。避權仍罷相。樂勝且銜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適之常山王之後。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林甫忌之。林甫陰賊。嘗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信其言。他日言上。上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故知之。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耳。帝遂謂林甫愛已而薄適之。於是適之所善若皇甫惟明。裴寬輩。悉爲林甫所搆得罪。適之懼。卒仰藥死。

崔信明

信明生以五月五日。日方中。時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兒殆以文顯耶。然雀

類微位不顯。及長。強記博聞。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鄭世翼者。亦驚倨。怵輕忤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示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輒投諸水。引舟去。

崔顥

黃鶴樓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樓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嚴滄浪云。唐人七言律詩。當以黃鶴樓爲第一。李賓之曰。律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一時傳誦。已移於流俗而不覺矣。如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王濟之曰。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餽釘爲工。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氣格超然。不爲律縛。固自有餘味也。

顥卞州人。開元十一年進士。才俊無行。好哺飲。娶妻擇美者。不愜。卽去。

之李邕聞其名虛室邀之顯獻詩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終司勳員外郎

賈至

早朝大明宮云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謝茂秦云金針詩格謂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但如賈至王維輩早朝詩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大抵唐律妙在意興無意有興格高氣鬯不失爲盛唐

至字幼鄰洛陽人父曾開元初掌制誥至擢明經策解褐單父尉元宗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蜀肅宗登極至撰策進藁帝曰先帝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命策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盛矣

崔曙

崔曙作明堂火齊詩其中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爲文士

推服。崔旣夭歿。有一女名星。而無男子。當時異之。

鄭審

審開元時人。大歷初爲秘書監。三年出爲江陵少尹。杜甫有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審一百韻。又解悶詩云。何人爲覓鄭瓜州。註云。鄭秘監審也。

高適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飛暮蟬。送蕭十八云。常恐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爲馬。誤矣。

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洲人。舉有道科。授封邱尉。祿山反。爲哥舒翰西河從事。由左拾遺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出爲蜀彭二州刺史。代崔光遠爲西河節度使。入爲刑部侍郎。廣德中。以左散騎常侍封渤海。

侯年五十始爲詩卽工每吟一篇好事者輒傳布

岑參

和賈至早朝大明宮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
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
鳳皇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顧華玉謂岑參最善七言興意音律
不減王維乃盛唐宗匠此篇韻頗王杜千古膾炙

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碧溪謂其繆承荀卿有聽從無
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奸佞用以藉口以是知凡造意立言不可不豫
爲天下來世慮余謂王阮亭三昧集中不錄是詩亦此意也

張旭

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
視以爲神世呼張顛與賀知章等爲酒中仙人文宗時詔以李白歌
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桃花溪云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

清溪何處邊。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
晴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二絕盛稱于世。

李廣琛

開元中將軍宋清有神劍。後爲瓜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求之。廣琛
不與。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示恩酬。南部新書

陸贄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云。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烟靄遙迷處。絲桐
暗辨名。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
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史載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時壽州刺史張鑑有重
名。贄往見。語三日。鑑奇之。請爲忘年友。將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
人壽。贄辭。爲受茶一串。曰。以識公意。入翰林。天子愛重其才。嘗以輩
行呼而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儕莫敢望也。時以贄常居中。號內相。德
宗狩南山。道險澀。從官皆相失。帝夜召贄不得。驚且泣。下詔軍中。能

得贄者賞千金已謁見帝喜動顏色自太子以下皆賀

元結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殷璠丹陽集

黃常明云元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逋緩違詔令蒙責願所宜亦云守官貴守道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知絕人命以作時世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人爲邦伯萬姓氣吐天下少安立可待已余謂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已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石魚詩云金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狗權勢而專務愛民也杜云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可謂相知深矣

郴州城東有山高秀。神仙蘇耽修真之所。唐封爲蘇仙山。觀有泉。名曰橘泉。結有詩曰。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閑荒徑草綿綿。如何躡得

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撫遺

史載結自幼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天寶中。擢上第。蘇元明見肅宗。薦之。結上時議三篇。帝悅。代宗立。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畧。使民樂其教。立石頌德。結作自釋篇。詞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稱。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言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笞箸而盡船。獨聲斲而揮車也。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笞箸乎。又漫浪于人間。得非聲斲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于時俗。不鉤加于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慚。

帶乎笞箠。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齟于隣里。吾又安能
慙。漫浪于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性情。誕漫其
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笞箠。全獨而保生。
能學聲齟。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

蕭穎士

越江秋曙云。扁舟東路遠。曉月下江濱。漱灑信潮上。蒼茫孤嶼分。林聲
寒動葉。水氣曙運雲。噉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安道惜
離羣。延首剡谿近。詠言懷數君。

穎士字茂挺。年四歲。知屬文。開元中。舉進士第一名。高天下。一時知名
士。皆執弟子禮。受業焉。時號蕭夫子。已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
得蕭夫子爲師。詔不許。與陸據。李華善。嘗偕二人遊洛龍門。讀道旁
碑。穎士一覽。卽誦。華再閱。據三之。聞者以是定三人品第。穎士有奴
役十年。笞楚慘毒。或勸其去。奴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李華

仙遊寺云。捨事入樵徑。雲木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峯轉前後。巖然龍
潭上。石勢若奔走。開拆秋天光。崩騰夏雷吼。靈谿自茲好。紆直互紛
糾。聽聲靜復喧。望色無更有。冥冥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中。
懸泉響相扣。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簫聲生左右。早
窺神僊籙。願結芝朮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吾肘。寺有龍潭
穴弄玉祠

華字遐叔。趙州人。嘗作含元殿賦。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
靈光之下。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
推。已成。謬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翻及。讀之稱工。華問
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裴迪

迪關中人。與王維崔興宗居終南遊輞川別業十首最佳。孟城坳云。結
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華子岡云。落日松
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斤竹嶺云。明流紆且直。
綠篠密復深。一逕通山路。行歌望舊岑。鹿柴云。日夕見寒山。便爲獨

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暑叢跡。木蘭柴云蒼蒼。落日時。鳥聲亂谿水。
緣谿路轉深。幽興何時已。茱萸泝云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
雖迴照。森沉猶自寒。宮槐陌云門前。宮槐陌。是向欽湖道。秋來山雨
多。落葉無人掃。南垞云孤舟信一泊。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
殊淼漫。金屑泉云縈。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
汲。白石灘云。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辛
夷塢云。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翫。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
崔九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云。歸山深淺去。須盡邱壑美。莫學武陵
人。暫遊桃源裏。

祖詠

終南望餘雪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此
詠應試賦此題。纔得四句。卽納于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邱爲

左掖梨花云。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與王維

同賦

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常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卒年九十六。有集行世。

李頎

頎東川人。開元進士。爲詩尤善七言律。胡元瑞曰。流澌臘月。極雄渾而不笨。花宮仙梵。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遁跡之幽。朝聞遊子之婉。皆可獨步千載。

寄司勳盧員外云。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宿瑩公禪房聞梵云。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着。頓令心地欲皈依。

題睿公山池云。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峯窺色相。

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
不染。惟餘元度得相尋。王元美曰。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
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
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茲案綦母潛
云。開士度人久。空巖花霧深。郎士元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益
信唐人每多用此。

送魏萬之京云。朝聞遊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愁裏聽。
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樹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見長安行
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

劉昫虛

闕題云。道由白雲盡。春與青谿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閑門向山
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

綦母潛

潛字季通。荆南人。宿龍興寺云。香刹夜忘歸。松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

全唐詩話卷之十一
珠繫比邱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武元衡

殷璠丹陽集云。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捲青山巫峽雨。烟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誠未工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死于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朝廷恥。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于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七首犯車茵。適來行

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攷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澤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借託于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韻語陽秋

孟郊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葛立之曰。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秋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爲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翳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令白府以尉代之。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張繼

繼字懿孫。兗州人。楓橋夜泊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李于鱗曰。寒山寺在吳縣西。計有功謂此地有夜半鐘。名無常鐘。歐陽以爲語病。非也。然亦不止姑蘇有之。于鵠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半夜鐘聲後。皇甫冉夜半隔山鐘。溫庭筠無復松窻半夜鐘。陳羽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詩多用此。胡元瑞曰。夜半鐘聲到客船。談者紛紛。皆爲昔人愚弄。詩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興象之合。區區事實。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鐘聲。聞否未可知。

陳標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墻東。曉色初明日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逢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會惆悵去年中。撫古

寶牟 寶群 寶庠

寶常牟群庠鞏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群客隱毘陵因章夏卿屢薦
始入仕皆詩人也牟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凌驕牟度不可諫卽移
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閒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
群嘗爲黔中觀察使故其詩曰佩刀看日晒賜馬旁江調言語多重
譯壺觴每獨謠庠詩不多見其巡內一絕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
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
矣兄弟中獨群詩稍低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鞏有放魚詩云好
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群而言乎然史載鞏平居
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嚅翁乃肯爲是耶

常鞏已見原集

狄煥

雅言系述云狄煥字子炎唐相國梁公之後寄於南岳以林泉自適題
柳云天南與天北此處影婆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雨餘籠灞
岸烟暝夾隋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繼得麼

送人遊邵云春光正渺渺送別兩依依煙裏棹將遠渡頭人未歸漁家

侵疊浪。鳥樹挂殘暉。況入湖湘路。那堪花亂飛。

姚崑傑

姚崑傑。梁國元崇之裔。弱冠通墳典。以詩酒遊江左。凌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初剏鞠塲。請崑傑紀其事。文成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崑傑大怒。既而標已睚眦而勒石。遂令覆碑于地。以車拽之。磨去。崑傑以一篇寄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

廖圖

圖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瞻。爲時輩人所服。湖南馬氏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禹李宏臯徐仲雅蔡昆章鼎釋虛中齊。已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有集行于世。贈宗陵上人云。暫把枯藤倚壁根。禪堂初創楚江濱。直疑松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銜村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聞。又和人贈沈彬。

詩云冥鴻跡在煙霞上。燕雀休誇大厦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真但使心無着。混俗何妨手強抄。深喜卜居連岳邑。水邊松下得論交。僧齊已寓渚宮。與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往來。臨終有絕句寄圖兄弟云。僧外閑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荆。風騷作者爲商榷。道去碧雲爭幾程。

雅言雜錄

王正白

青瑣後集云。王正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示貫休。休曰。剩一字。正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中字于掌。逡巡正白回曰。此中涵帝澤。休以掌中示之。不異所改。

陸希聲

鑒誠錄云。陸希聲以雙鉤寫字法授僧誓光。誓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而希聲尙未達。以詩寄誓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

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泝滌人。譽光感其言。薦希聲。後至宰相孫偃。

北夢瑣言云。唐相國孫公偃。寬裕通簡。曾乘輅至蜀。詣杜光庭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後登庸二府。竟出官南岳。寄杜先生詩。其要曰。蜀相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邱。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廷。權穀水白馬驛之禍。惟孫獲免。

王軒

翰府名談云。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蘿山。問西施之遺迹。留詩于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迴顧見一女。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異。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岩花自開落。猿鳥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幽人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軒詩曰。

高花岩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
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于水濱。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焉。又相與
飲。軒詩曰。當時計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似仙葩入吳國。從
茲越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羣峰外。鷗鳥浮
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起。夢魂不到虎邱山。既夜乃散。異日又相
遇。而留者逾月乃歸。郭素聞王軒之事。遊苧蘿。留詩于泉石間。莫知
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
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

陳綯

唐詩作陶

江南野錄云。陳綯。劍浦人。好遊學。善解天文。長于雅頌。有詩曰。中原莫
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與水曹任畹相善。寄之詩曰。好向明時
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晚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爲事。有詩曰。乾坤
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疎。又曰。蟠溪老叟無人用。閑把口梨教
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綯隱西山。產藥物數

十種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舁藥入城鬻之獲資則求鮓就爐對飲旁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疑其爲絢焉或曰得仙矣

北夢瑣言云陳絢詩有江湖水清淺不足掉鯨尾飲水狼子瘦終日鷓鴣寒又一鼎雌雄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麕衣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蓑衣詩如此不可殫紀

絢字嵩伯自稱三教布衣有文錄十卷傳嚴字牧豫章絢隱居操行清潔字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絢殊不采妓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神女下陽臺後人移其事爲陳圖南非也

張綽

桂林聚談云咸通中有進士張綽下第遊江淮養氣耽奇只以爐火爲事題壁曰爭那金烏何欲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落枝明年花滿枝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度人異之不喜粧飾多

糜旗亭而好盃。人召飲。若遂意。則索紙剪蝴蝶三十二。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卽以他事爲阻。嘗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相競。留繫邑中。醒乃課述。爲陳情二章。獻狄令。乃釋之。詩云。門風長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流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宰欲傳其術。張云。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犬馬之求。未暇忘味。因贈詩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去之日。乘醉。因求搗網紙剪二鶴於廳前。俄而翔飛。乃曰。汝先去。吾卽後來。狄令亦醉。其所題云。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卽逍遙出天外。江南好事者。尙記上升時事。

太上隱者

古今詩話云。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問其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呂仙翁

雅言雜載云。呂仙翁。名崑。字洞賓。本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巢賊爲梗。携家隱于終南山。學老子法。絕世辟穀。變易形骸。尤精劍術。往往有人于關右途路間與之相逢。多不顯姓名。以其趨舍動作。異於流俗。故爲人所疑。又爲篇詠章句。間洩露其意。嘗有詩送鍾離先生云。得道來來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岳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手鬼難看。先生去後應難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贈薛道士云。落魄薛道士。年高無白髭。雲中臥看石。雪裏去尋碑。誇我吃大酒。嫌人念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輩流嗤。

又劉斧摭遺云。先生唐僖宗時人。避寇亂。多遊湖湘間。或梁魏之地。嘗遊大雲寺。與寺僧多唱和。僧有詩贈翁。翁乃依韻和曰。三千里外無佳客。七百年前雲外身。行滿蓬萊爲別館。道成瓦礫是黃金。待賓榼裏嘗存酒。化藥爐中別有春。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一日遊寂簡觀。淬劍于石。作詩贈道士侯日晦曰。欲整鋒鋸敢憚勞。凌

晨開匣玉龍嘯。手中氣岸水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姦血點流隨水盡。兇膏今逐漬痕銷。削除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嘗遊長沙智度寺。贈僧惠覺詩曰。達者推心兼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訴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臨行題壁上云。唐室進士。今時神仙。足鬪紫霧。却歸洞天。衆方知其爲呂仙翁也。

古今詩話云。宿州天慶觀西廡下。有石刻二詩。蓋至道中有賣墨人。嘗遊于此。一日題詩曰。秋景蕭蕭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人以爲呂仙翁詩也。

又云岳陽樓有碑極大。乃李觀記呂仙翁筆迹。李知賀州日。有道士相訪。自云呂先生。誦過岳陽樓詩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李亦不曉。後知岳州。有白鶴寺僧見過。道及呂仙翁嘗憩于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於先生之前。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禮當致謁。呂書一絕于寺壁而去。獨自行來獨自臥。無限

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郡守爲愴亭于松下。名曰回先生云。

韓湘

青瑣集云。韓湘字清夫。文公姪孫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傍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事甚易。公爲開尊。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朶。於花間擁出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句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爲佛骨事謫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卽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政。豈於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須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公別湘詩曰。人才爲世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蘿。湘別公詩曰。舉世多爲名利醉。伊余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升去。冲破秋雲一點青。

許鵲真人

許鵲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鍛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鬪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僧智潛

開元中有儒士登鍾南山得句云。野迥雲根闊。山高樹影長。私心自負。吟諷之際。忽聞空中語云。未若天河雖有浪。月桂不聞香。儒士不勝喜。以爲已有。歸誇於僧智潛。掩鼻笑曰。臭氣可掬。何足多也。儒士驚

愕遽以實告。自此又號鑑文大師。有浮漚篇行世。出零陵總記

僧乾康

乾康零陵人。齊已在長沙居湘西道林寺。乾康往謁之。齊已知其爲人。使謂曰。我師門仞。非詩人不游。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一絕以代門刺。乾康詩曰。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水。烹茶童子休相問。報道門前是衲僧。齊已大喜。日與款接。及別。以詩送之。乾康有經方干舊居詩云。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荻笋抽高節。鱸魚躍老鱗。爲齊已所稱。乾德中。左補闕王仲知永州。康捧詩見。仲覩其老醜。曰。豈有狀貌如此。能爲詩乎。宜試之。時積雪方消。命爲詩。康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仲驚曰。其旨不淺。吾豈可以貌相人也。待以殊禮。

僧元覽

古今詩話云。大歷末。禪僧元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風韻。人不可親。章璪嘗畫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詠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聖焉。人

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發瓦探壞墻。薰鼠覽未嘗責。弟子議論而布衣一食亦不稱之。或怪問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裴夫人

元微之自會稽拜尚書左丞。到京未逾月。出武昌。詩贈夫人裴氏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看他遠地花。碧瞳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卽是家。夫人答曰。使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近親。黃鸝啼古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浪正暮春。

張睽妻侯氏

抒情集載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戎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整粧。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常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迴文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敕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

又唐天... 三百五... 津水美

只... 常垂... 與... 賦

精... 日... 十... 准... 回

青... 中... 十... 其... 文

會... 大... 門... 論

古... 木... 青... 賦

夫... 答... 門... 論

之... 京... 華... 賦

夫... 出... 昌... 賦

夫... 夫... 夫... 賦

夫... 夫... 夫... 賦

夫... 夫... 夫... 賦

夫... 夫... 夫... 賦

夫... 夫... 夫... 賦

全唐詩話續編卷下終

一瓢詩話自序

掃葉莊。一瓢耕牧且讀之所也。維時殘月在窗。明星未稀。驚鳥出樹。荒雞與飛蟲相亂。雜香無序。少焉。曉影漸分。則又小鳥鬪春。閒關啁啾。盡巧極靡。寂澹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處老鶴。橫空而來。長唳一聲。羣鳥寂然。四顧山光。直落簷際。清淨耳根。始爲我有。于是盥漱初畢。伸紙磨墨。將數月以來與諸同學及諸弟子。或述前人。或據己意。擬議詩古文辭之語。或莊或諧。錄其尤者。爲一集。錄竟。讀之如噉齏羹。寸寸各具酸鹹。要不與珍錯同登樽俎。亦未敢方乎橫空老鶴一聲長唳。一瓢薛雪書于掃葉莊。



一瓢詩話

河津薛 雪生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趨家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于漢魏六朝。浸廣于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呈盡千端。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源。學詩須有才思。有學力。尤要有志氣。方能卓然自立。與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趨。描寫古人。已屬寄人籬下。何況學漢魏。則拾漢魏之唾餘。學唐宋。則啜唐宋之殘膏。非無才思學力。直自無志氣耳。吾師橫山先生云。剽竊古人。似則優孟衣冠。不似則畫虎不成。與其假人餘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不然。豈獨風雅掃地。其志術亦可窺矣。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浣花。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

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憂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胸襟以爲基。如時雨一過。天矯百物。隨地而興。生意各別。無不具足。王右軍以書法立極。非文辭名世。蘭亭之集。名流畢至。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右軍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品類之感慨。而極于死生。則右軍之胸襟何如。昭明文選。不收此序。蘇東坡以小兒強作解事。斥之。亦屬快心。

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三百篇楚騷。浸淫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矣。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譬一欵。一揮一灑。必有過人處。趙松雪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莫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論書。直與學者當頭一棒。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要知心正則無不正。學詩者尤爲喫緊。蓋詩以道性情。感發所至。心若不正。豈可含毫覓句。或問曰。諺云。歪詩何謂也。余曰。詩者。心之言。志之聲也。心不正。則言不正。志不正。則聲不正。心志不正。則詩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

作詩家數不必盡一。但求合律。便可造進。譬如作樂。八音迭奏。原各就其所發以成之。聖人聞之。三月忘味。何也。知其所以然。始可與言詩。空觀周樂一篇。是作詩指南。進學解一篇。是作文宗旨。學者當于此體會。近今詩家。侈談古詩。而薄近體。欲爲藏拙計耳。又有一類。故爲佶屈。整牙者。絕似地獄變相。適足以驚婦人孺子。不直識者一笑。如士大夫書學不精。晚年輒遁入隸篆。希圖掩醜。殊不知筆法。杜撰。字形舛錯。以無師之智。竊弄于時。視此何異。

杜少陵李青蓮雙峰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學者當自悟入。

作詩能不隸事。而渾厚老到。方是實學。若搆摭故實。翻騰舊句。或故尋

僻奧以炫醜博乍可潛形牛渚終遭溫嶠然犀

火候未到徒擬平澹何啻威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
不去纖響惟務雕績僅同百衲琴軒湊雖工膠滯清音究非上品
講解切不可穿鑿傅會議論切不可欵刻好奇未能灼見不妨闕疑如
竹坡老人駁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末句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
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此語已
屬夢中說夢後又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烟是魔不醒
矣殊不知別手足詩辭直而意哀最爲可法觀此一首無出其右

杜樊川示阿宣詩云一子呶呶喧相門宣乎須記若而人長林管領閒
風月曾有佳兒屬杜筠杜筠究不知何許人或牧之曾以一子繼之或
筠有佳兒牧之贊歎之俱未可定乃癸辛雜識周必大曰池陽集載杜
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
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
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污

蟻樊川已屬不堪于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曾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

杜詩兩拋金鑲甲。苔臥綠沈槍。薛氏補遺引解太鑿。周少隱非之極是。而自解則云甲拋于雨。爲金所鎖。槍臥于苔。爲綠所沈。夫槍爲苔埋。爲綠所沈猶可。若甲拋于雨。爲金所鎖。荒謬甚矣。鎖子甲。綠沈槍。原是上將之物。浣花所用現成器名。何必扭捏。總之不諳武備。自呈敗缺。又且造語不精。故云不破萬卷書。不行萬里程。讀不得杜詩。

晁以道藏宋子京手抄杜詩。內換握節。漢臣歸爲禿節。新炊閒黃梁。爲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抄本欺世。并以道跋亦是假者。何也。握字有我心匪石之義。閒字有老少異糧之訓。何等委曲。換卻禿字。聞字呆板無味。損盡精采。吾輩尙無此等惡作。況少陵詩聖邪。

讀書先要具眼。然後作得好詩。切不可誤認老成爲率俗。纖弱爲工緻。悠揚宛轉爲淺薄。忠厚懇惻爲麤鄙。奇怪險僻爲博雅。佶屈荒誕爲高

古纔是學者。

詩不可無爲而作。試看古人好詩。豈有無爲而作者。無爲而作者。必不是好詩。

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讀至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之句。尤覺心墮魂折。

有一種故實字句。入不得詩者。如穉穉相似。斷宜拔去。方不敗苗。

格律聲調。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講。而詩卻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漢魏古詩。後章與前章略換幾句幾字。又是一種詠歎丰神。令人吟繹不厭。後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無詩耳。

對仗之法。古人讀書多。用法備。常有不似對而實對者。淺言之。如尋常對七十之類。又有兩字對一字者。頗多。不可不自理會。動云刊誤。惟杜浣花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之句。疑來字與人字流傳易訛。恐是問知來客姓。苦無善本爲證。

得句先要鍊去板腐。後人于高遠處則茫然不會，于淺近處最易求疵。如溫太原早行詩：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未嘗不佳，而俗子偏指摘之，謂似村店門前對子。若余早行所作：朝暾迷海角，殘月掛春城。又不知遭如何指摘也。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神韻頓損。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知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尚欠主張，況他人乎？

有志學詩，不必定取某人。終日刻畫，只將古人詩游詠久之，動筆便合。書畫亦然，但將法書名畫終歲把玩，久之，下筆自然超脫。若印定鍾張板摹董巨，以期名世，愚哉。

張表臣駁老杜軒墀曾寵鶴，小杜欲把一麾江海去，以爲誤用懿公好鶴與顏延年詩意，殊不知二公非死煞用事者，其好處正是此種。吾師

橫山先生惡此等咬文嚼字。因摘取杜少陵似有可議而實無可議之句。戲代俗子評駁。摹寫妄人口吻。句句酷肖。令人捧腹。恨不能悉記。聊

述數語。以共欣賞。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子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

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晉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隴降王款聖朝。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

綱尙旒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必曰褒妲是殷周與夏無涉。前軍蘇武節。左

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平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出牽橋陂。尤杜撰。

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疏懶叔。必曰懶是嵇康。牽阮家不上。囚梁亦固

局。必曰固局。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

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

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壇丈。

必曰函丈邪。可單用丈字。邪抑指稱孔子邪。侍祠慙先露。必曰慙先露不成文。費解。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有愁容邪。氣劇屈賈

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為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日驂閣有出。

否。豺構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遘患。登荆門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關邪。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

何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玉盤邪。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

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邪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邪抱字何出修

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涼

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名參漢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杜撰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

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元成稱亞相有出乎舌存恥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嫌疑陸賈裝必曰馬援意以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穀貴沒潛夫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看詩須知作者所指纔是賈胡辨寶若一味率執已見未免有吠日之

誚一友作秋雨詩首句云雨入秋來密蓋實指其時也有人評之曰起

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余聞之不覺失笑曰杜浣花年過半百

不稱意亦覺太率人生不稱意三十四六十七十皆可何獨半百邪

座客無不絕倒

一友與余論詩引朱竹垞王阮亭兩先生云杜詩中老去詩篇渾漫興

是漫興錢虞山改爲漫興余曰先曾祖注杜詩一首今坊閒流傳杜詩

七律薛注者是也係天啟初刻本其中亦是漫興可見虞山箋本以前

已皆如是若果所改必非無據朱王兩公南北名家騷壇宗匠亦非無

五

見者改漫與而對深愁。恐無其說。姑互存之。

有唐一代詩人。惟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不能歷其藩翰。後人以獺祭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獺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

玉溪錦瑟一篇。解者紛紛。總屬臆見。余幼時好讀之。確有悟入。覓解人甚少。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卽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爲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又如無題四首之四。意云永巷櫻花。哀絃急管。白日當天。青春將半。老女不售。少婦同牆。對此情景。其何以堪。展轉不寐。直至五更。梁燕聞之。亦爲長歎。此是一副不遇血淚。雙手掬出。何嘗是豔作。故公詩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將此意。明告後人。

詩人非雄才閒出豈能上薄風騷。卽有師承力學亦不敢揚蹶而進。何期今日闌闔鄙夫乳臭厮養手持四聲一本口哦五言七言詩道之不幸也如此。尙欲不愧不怍侈言于人曰近體我薄爲之作詩庶幾擬古及觀其所作比近體不過稍增幾句不工不緻不唐不宋之語尋繹其所擬何人究無著落可知擬古二字尙不得解而欲擬古詩邪。

吾師橫山先生誨余曰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得體二字詩家第一重門限再越不得倘然不夢而嚙不病而呻豈非大不祥乎。

樂府最得風騷神理學者于古今樂府不可不澄心靜慮玩索窮研以求必得。○唐人樂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禮溫助教尤宜另炷瓣香。

近體意旨雖在章句字法之間卻不印定故唐人有通首不對者有通首全對者非有意爲之。

獨往山人黃遵古與余同客武林幕府朝夕觀其作畫其正處精神多

一 票 詩 言
在側處渲染。近處位置。又從遠處襯貼。濃不傷癡。澹不嫌寂。氣運蓬勃。而出。一時筆墨都化。微乎微乎。畫之道。詩之道。文之道也。

從來偏嗜。最爲小見。如喜清幽者。則絀痛快淋漓之作。爲憤激爲叫囂。喜蒼勁者。必惡宛轉悠揚之音。爲纖巧。爲卑靡。殊不知天地賦物。飛潛動植。各有一性。何莫非兩閒生氣以成此。理有固然。無容執一。橫山先生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乎。就三百篇而論。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變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此而詘彼也明矣。曾受韜鈴之法于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奇正二字。從受詩古文辭之學于橫山。亦不越正變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眞同夢囈。然兵須訓練于平時。詩要冥搜于象外。

一題到手必觀其如何是題之面目。如何是題之體段。如何是題之神魂。做得題之神魂搖曳。則題之面目體段不攻自破矣。

無所觸發。搖筆便吟。村學究之流耳。何所取裁。橫山先生有云。必先有所觸而興起。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

王次回云。詩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次回團香縷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

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卽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餛人。有何趣味。

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餛釘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

圈圍。豈能自見性情。

人言應制早朝等詩。從無佳作。非也。此等詩。竟將堂皇冠冕之字。纍成善頌善禱之辭。獻諛呈媚。豈有佳作。若以堂皇冠冕之字。寓箴規。陳利弊。達萬方之情于九重之上。雖求其不佳。亦不可得也。余選唐詩正雅集中。頗有此等詩。未嘗不佳。但後人作此。措辭鍊句。切須顧慮周詳。毋致與璧俱碎。則盡善矣。杜浣花五夜漏聲催曉箭一篇。真言者無過。聞者足戒。安得不尊爲詩家之大成邪。

運會日移。詩亦隨時而變。其實羲皇一畫。未嘗漸滅。何以有一種人。談唐宋而下。詆若仇讐。以宋詩比擬其作。卽艷然不悅。吾嘗永夜思之。不得其解。

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談詩論文。開口便以其人爲標準。他人縱有傑作。必索一癥。以詆之。後生立脚不定。無不被其所惑。吾輩定須豎起脊梁。撐開慧眼。舉世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則魔羣妖黨無所施其伎倆矣。擬古二字。誤盡蒼生。聲調字句。若不一一擬之。何爲擬古。聲調字句。若必一一擬之。則仍是古人之詩。非我之古詩也。輕言擬古。試一思之。古人作詩。到平澹處。令人吟繹不盡。是陶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蘊藉造峯極頂事也。今人作平澹詩。乃才短思澀。格卑調啞。無以見長。借之藏拙。如三家村裏兒郎。見衣冠人物。其所欲言。格格不吐。與深沈寡默者。截然兩途。故軒轅彌明云。時于蚯蚓竅。常作蒼蠅聲。若果才力雄厚。筆氣老勁。正不妨如快劍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何必喬妝貞靜。縞素迎人。及至春心一般蕩漾。識者見之。畢竟作惡數日。

畫于絹素上觀之。觀畫也。于未到絹素上觀之。作畫也。觀畫易。作畫難。試看余寫此一幅墨蘭。汲水滌硯。洗筆磨墨時。何事非蘭。及至伸紙拂拭。未經落手。蘭在何許。一經下筆。蘭在紙上。閒不容髮。其風晴雨露之態。向背遠近之情。無不一一具在。乃至添荆棘。綴白石。蒼苔紫芝。綠竹

芳草隨意點染。無不相宜。若汲水滌硯時。無此蘭。及至伸紙下筆時。有此蘭。必不得之數也。假饒用盡苦工。極力描寫。不過如今之攢根倒插。接葉小花之派。豈能有宋元之鄭所南。趙吳興。有明之文待詔。陳古白之流風餘韻耶。作詩之訣。于此推求。思過半矣。

用事全在活潑潑地。其妙俱從比興中流出。一經刻畫評駁。則悶殺才人。喪盡風雅也。故村學究斷不可與談詩。有識量者。得其道。守其道。以俟知者。倘識量未定。爲其所移。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矣。

橫山先生說詩。推杜浣花。韓昌黎。蘇眉山。爲三家鼎立。余謂杜浣花一舉一動。無不是忠君愛國憫時傷亂之心。雖友朋盃酒閒。未嘗一刻忘之。顛沛不苟。窮約不濫。以稷卨自期。公豈妄矜哉。韓昌黎學力正大。俯視羣蒙。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惡太嚴。進不獲用。而愛才若渴。退不獨善。嘗謂直接孔孟薪傳。信不誣也。蘇眉山天才俊逸。瀟灑風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又因其學力宏贍。無入不得。幸有權臣與之齟齬。成就眉山到老。其長詩差可追隨二公。餘則不在語。

言文字閒與之銖寸較量也。

好浮名不如好實學。豈有實學而名不遠者乎。師今人不如師古人。豈有古人而今人能勝之者乎。古人學問深。品量高。心術正。其著作能振一時。垂萬世。今人萬萬不及古人者。卽據一端可見矣。古人愛才如命。其人稍有一長。卽推崇贊歎。不避寒暑。今人則惟恐一人出我之上。媚嫉擠排。不遺餘力。雖有著作。視此心術。天將厭之。尙希垂後乎。余非望人開倡譽之端。實見中懷狹隘者。終爲品量之累。鄭少谷與王子衡初不相識。嘗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其推許神交如此。後鄭死。王感其意。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王阮亭先生詠之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生平王子衡。亦可謂善勸者矣。

有人議論唐人選唐詩不甚佳。余曰。前人畢竟不同。切勿管中窺豹。假如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後人那得知之。若得知之。必不致以氣息都盡者爲大家也。要知清溪幽湖。雖則照人凜冽。實未可與

龍門碣石相比。

前輩論詩。往往有作踐古人處。如以高達夫岑嘉州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是作踐高岑語也。後人苟能師法高岑。其應酬活套。必不致如近日之惡矣。又謂孟浩然似乎澹遠。無縹緲幽深思致。東坡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于衝口而出。孟開其端。此過信眉山之說。作踐襄陽語也。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衝口而出者所能哉。

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至于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蓋因元和長慶閒。與開元天寶時。詩之運會。又當一變。故知之者少。而其即用現前俚語。如矮張短李之類。斷不可學。

王鳳洲評李奉禮詩云。奇過則凡。老過則穉。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此四句是赤文綠字。亦可謂微妙法音。

論詩畧分體派可也。必曰某體某派當學。某體某派不當學。某人某篇

某句爲佳。某人某篇某句爲不佳。此最不心服者也。人之詩猶物之鳴。鶯鳴于春。蛩鳴于秋。必曰鶯聲佳可學。使四季萬物皆作鶯聲。又曰蛩聲佳當學。使四季萬物皆作蛩聲。是因人之偏嗜。而使天地四時皆廢。豈不大怪乎。

楊錢劉晏諸公。何罪于人。乃論詩者。動輒鄙薄西崑。甚至演爲擗搯義山之劇。吾不解也。

有人云。董思白學王子敬不得。因而論書極詆子敬。恨其學不到耳。余曰。此言未必然。董文敏偉人也。豈肯與今日詩文家作俑邪。

有意逞博。翻書抽帙。活剝生吞。搜新炫奇。猶夫生客滿座。高貴接席。爲主人者。虛躬浹洽。有何受用處。不若知己數人。賓主相忘。談經論史。其樂何如邪。又如借本經營。原非己物。終歲紘紘。徒見跼蹐。不若四弓之田。一畝之宮。採山釣水。嘯歌閑閑。卽腰金衣紫。亦不肯與之相易也。

轉韻最難。音節之間。有一定當轉入某韻而不可強者。若五古。漢魏無轉韻之體。至唐漸多。而杜浣花韓昌黎竟亦不然。究屬老手。樂府宜被

管絃或數句或四句一轉始覺宛轉有致若七古則一韻爲難苟非筆力扛鼎無不失之板腐要其波瀾層疊變幻縱橫通篇一韻儼若跌換亦惟杜韓二公能之

學詩讀詩學文讀文此古今一定之法余獨以爲不然詩不必在古人詩上文不必在古人文上東坡有云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斯言雖淺可以喻諸

將現成救急字眼湊上幾字遂成一句通首拖泥帶水黏成八句謂之律詩近來漫天塞地皆是此輩

作詩與著書一理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道而無其權著之可也接前人未了之緒開後人未啟之端著之可也苟不如是雖汗牛充棟何益哉故秦焚之後至于今日可焚者又十之八九矣詩亦然

風雅頌賦比興詩之經緯也有此經緯乃有體裁爲有體裁則有正變達事情通諷諭謂之風純乎美者謂之正風兼美刺謂之變風述先德通下情謂之雅專于美者謂之正雅兼美刺謂之變雅用之宗廟享于

神明美盛德。告成功。謂之頌。當作者謂之正。不當作者。比于風雅。亦謂之變。如後世有法律曰詩。放情曰歌。流走曰行。兼曰歌行。述事本末曰引。悲鳴如蛩曰吟。通俗曰謠。委曲曰曲。觀此體裁。則知所宗矣。

杜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最爲詩家傳燈衣鉢。大凡詩中好句。左瞻右顧。承前啟後。不突不纖。不橫溢于別句之外。不氣盡于一句之中。是句法也。起須劈空。承宜開拓。一聯蜿蜒。一聯峯崒。景不雷同。事不疏忽。去則辭樓下殿。住則回龍顧祖。意外有餘意。味後有餘味。不落一路和平。自有隨手虛實。是章法也。悟此句法章法。然後讀此二句。益信杜公毫髮字波瀾字。非汎寫。而實是一片婆心。指點後人作詩之法。

范德機云。吾平生作詩。彙成讀之。不似古人。卽焚去。余則不然。作詩彙成讀之。覺似古人。卽焚去。

人云。起要平直。戒陡頓。承要從容。戒迫促。轉要變化。戒落魄。合要淵永。戒斷送。起處必欲突兀。承處必不優柔。轉處不致窘束。合處必不匱竭。此是擔板漢。參卻死語。臘日三十日。依舊手忙脚亂。

人之才情各有所近。或正或變。或正變相半。只要合法。隨意所欲。自成一家。如作書。不論晉唐宋元。只要筆筆妥當。便是能書。余故曰不妨如快劍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

際文明極盛之運。當教化普被之時。聲律多正。奉忠義之心。傾濟世之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則正變相半。身經喪亂。日擊流離。則純乎變矣。此詩道之運會。不得不然之數。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故曰非痛而呻。乃大不祥。

排比聲韻。較量屬對。以爲工。誇繁鬪綺。綴錦鋪花。以爲麗。驚吐喝喊。叫嘯怒罵。以爲豪。枯澹無神。索寞無味。以爲幽。坐此惡疾。終身不愈。永不能立李杜之門。安望其能見李杜以前哉。

有人論詩云。詩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澹。曰蒼古。曰沈著。痛快。曰優游。不迫。以此六者爲體。不知者則將拗筆就體。落荒從事矣。可知此六者。乃詩之氣魄。若無此氣魄。雖有佳篇。亦如廟堂中人耳。杜浣花云。晚歲漸于詩律細。又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有云。兩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有云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有云一句坐中得。寸心天外來。有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有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欲枯。有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此者不一而足。可見古人作詩不易。何以今人搖筆便成。其一其二其三。連篇累牘。不幾年閒。刻藁問世矣。詩重蘊藉。然要有氣魄。無氣魄。決非真蘊藉。詩重清真。尤要有寄託。無寄託。便是假清真。有寄託者。必有氣魄。無氣魄者。漫言寄託。猶之有性情。不可無學問。有學問。乃能見性情。二者原不單行。詩有別才之說。乃是別裁二字之誤。不可錯認。

作詩非應舉。何必就程式。熟趕名場之人。豈有好詩好文哉。元遺山云。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著作脫手。請教友朋。倘有思維不及。失于檢點處。卽當爲其竄改塗抹。使成完璧。切不可故爲諛美。任其滲漏。貽譏于世。然有一輩。負固不服。反以此而修怨者。亦不可不防。但看平日相與何如耳。大凡今人著作。既經鏤板者。及試草硃卷等類。切不可動筆。倘偶然動筆者。切不可實。

案頭令人見之。

提得筆起。放得筆倒。纔是書家。撇得出去。拗得入來。方爲作者。王右軍字字變換。提得起。放得倒也。杜工部篇篇老成。撇得出。拗得入也。顯而易見者。右軍蘭亭序。工部哀王孫。世人習于聞見。不肯細心體認耳。

溫李並稱。就中卻有異同。止如樂府。則玉溪不及太原。餘則太原不逮玉溪遠矣。

易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起伏頓挫之中。盡抑揚反覆之義。行乎所當行。止乎所當止。一波一瀾。各有自然之妙。不爲法轉。亦不爲法縛。

郎梅谿問張蕭亭。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音節亦有分別否。蕭亭曰。語度無異。末語加竹枝柳枝。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余謂亦有不加竹枝柳枝者。何以爲語度無異。音節不分。若果如此。則仍是絕句。何必別其名曰竹枝柳枝邪。要知全在語度音節閒分別。

詩與曲不同。在昔有被管絃者。多合律呂。後人所作。未必盡被管絃。不

過寫志意。通事情。不失平仄已也。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若拘拘于五音清濁喉牙脣舌之間。有不割蕉加梅。亦幾希矣。○三百篇朱子尚有未詳處。後人何嘗疏得盡。至于詩中音節頓挫。如參背觸。觸則有相背。則非法。只要吟詠既久。自然而然有兔起鶻落水。到渠成之妙。評論詩文品題人物。皆非美事。亦非易事。倘不能洞悉其優劣。且就好處一邊說。慎勿率意雌黃。鍾伯敬譚友夏二人。錢蒙叟僅以昏氣二字評之。可見前輩厚道。

王阮亭先生云。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事。直是惡道。乃有竟將本人名號用入。更厭杜浣花亦偶有之。便覺大雅。所以不可及也。

羅江東雲中鷄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阮亭先生謂二句最劣。余謂上句是無用之句。果然最劣。下句則宛然佳句也。顧用之何如耳。

排律止可六韻。至十二韻足矣。多至幾十韻。以及百韻。卽是長詩。也不可爲訓。

雜體詩昔亦有之。原屬遊戲。前人有餘力。不妨拈弄。若今人作正體詩。尙未必盡善。何暇及此。

樂府凡用引操等名。皆是琴曲。

格有品格之格。體格之格。體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邁。品高雖被綠蓑青笠。如立萬仞之峯。俯視一切。品低卽拖紳搢笏。趨走紅塵。適足以誇耀鄉閭而已。所以品格之格與體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語。

詩有從題中寫出。有從題外寫入。有從虛處實寫。實處虛寫。有從此寫彼。有從彼寫此。有從題前搖曳而來。題後迤邐而去。風雲變幻。不一其態。要將通身解數。踢弄此題。方得如是。

王阮亭先生謂東坡千古一人。惟律詩不可學。終是具眼人語。

詩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領人。偏多于雷同處見長。若舉步換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爲奇。惟其篇篇對峙。段段雙峯。卻又不異而異。同而不同。纔是大本領真超脫。

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無一毫贖義學。詩不可不熟讀。深思。余選全。

唐正雅集所以將此二十四則列之于首。

詩之用片言可以明百義。詩之體坐馳可以役萬象。所以杜浣花集古今大成于開寶閒。上薄風騷。下凌屈宋。無有議者。

著作以人品爲先。文章次之。安可將不以人廢言爲藉口。昔人云。阮步兵詠懷。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其胸次非復人間機軸。而爲諸臣作勸進表。又不足多矣。陶徵士飲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絳雲在霄。舒卷自如之致。雖有閑情一賦。何妨托興。

敏捷詩千卷。不過一時推許之辭。如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之類。非直以敏捷爲美事也。若以敏捷爲美。則晚歲漸于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何謂乎。大凡人具敏捷之才。斷不可有敏捷之作。溫太原八义手。而八韻成。致有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苑春。上下情景不相屬。竟是園亭對子。蘇小風姿。迷下蔡。馬卿才調。似臨邛。用事雜沓不倫。日難講解。非以敏捷悞之乎。李青蓮倚馬而萬言可待。未必果然。

罄澄心以凝思。渺衆慮而爲言。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陸士衡之言也。欲求工到。必藉冥搜。

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不在句之清雅。要見此風難得。令人有身入華胥之想。

古人收韻有極不妥處。如落霞更在夕陽西之類。宋人最多。因其句子單薄。淺人認爲清拔。忘其韻之與本句相戾也。

杜少陵守歲阿戎家。或云阿咸董養性。注作杜位小字。陳聲伯引王宴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以證其非。至東坡詩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聲伯亦謂其以意改耳。非也。阿戎例呼從弟。阿咸例以呼姪。何必拘拘如此。

張裕處士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似指貴妃忤旨被放之事。按貴妃于天寶四載入侍。寧王卒于開元二十九年。是外傳與此詩俱非實事。不可不辨。

楊鐵崖春日佳句。游絲蜻蜓日款款。野花蛺蝶春紛紛。似祖杜少陵落

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比李玉溪花鬢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其相去何如哉。

平生最愛隨筆納忠觸景垂戒之作。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地溼莎青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游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欲種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一株楊柳一株花。云是官家賣酒家。惟有吾鄉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閒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亦自慚之類。不論唐宋元明中華異域。男子婦人所作。凡似此等。見必手錄。信口閑哦。未嘗忘之。一日大雨中。小兒不倚自掃葉莊。遣人至城。天色未曙。云爲蠶稠葉盡。急不能待。遂爲作札。徧扣友朋。了不可得。乃書一絕示之曰。衝泥覓葉爲蠶忙。到處園林葉盡荒。今日始知蠶食苦。不應空著綺羅裳。並非蹈襲前人。卻指一時實事。

李西涯謂作詩不用閑言助字。自然意象具足。此爲最難。要知五言尙多。七言頗不易。一落村學究對法。便不成詩。陳聲伯舉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爲深秋景物。宛然在目。初不假語助而得。又引自作野航秋水岸。林屋夕陽山。酒盆厓樹影。茶鼎澗松聲。爲比。則覺筆力燕弱。且有穉氣。余有春日重過玉柱山房詩云。一林蒸亢火。數里焙茶香。較更蒼潤。而不假閑言助字者。

口熟手溜。用慣不覺。亦詩人之病。而前人往往有之。若李長吉之死。鄭守愚之僧。溫飛卿之平橋。韋端已之夕陽。不一而足。薩天錫之芙蓉。李滄溟之風塵。則又爲後生也。

李奉禮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是陣前實事。千古妙語。王荆公訾之。豈疑其黑雲甲光不相屬邪。儒者不知兵。乃一大患。

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讀之令人下淚。但李王孫何致作此語。金雷瑄送李汾詩云。明日春風一杯酒。與君同酌信陵墳。雖共此機軸。亦自可悲。

某者好大言。一日向余曰。谷音無一篇佳者。余曰。誅求非上意。盜賊本良民。亦在其中邪。惜記不真矣。某者默然。

許彥周謂韓昌黎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殊不類其爲人。可知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所不現。大詩家正不妨如是。

杜詩飯抄雲子白。解作雲之子。兩也。言如雨點爾。少陵聞之。噴飯滿案。穎師彈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寫入神。乃以呢呢二語。爲似琵琶聲。則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除卻吟猱綽注。更無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邪。

熟讀李玉溪。可除淺易鄙陋之氣。

漢魏之詩。辭理意興。無迹可求。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宋人純以理用事。故去本漸遠。

宋人如陸放翁。必是大家。如唐之元白。不可輕議。但元白原自烹鍊而成。其面目。放翁惟欠此一著。

劉公幹詩。昔我從元后。王仲宣詩。一由我聖君。嚴滄浪云。元后聖君。皆

指曹操也。是則二子全無心肝者。當相戒此等詩。斷不可讀。讀之恐壞人心術。

陶詩中問來使一篇。人疑是太白逸詩混入。余謂是後人擬陶者。并不是太白之作。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僮僕且旌旄。行在僅問信。此身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云是杜少陵題避地逸詩。下有公白注云。至德三載丁酉作。今坊本不載。嚴滄浪云。真少陵語也。余謂真不是少陵語。題下所注。更不是少陵語。滄浪之眼易惑。乃爾獨識得蘭亭春望非景差之句。卓見可嘉。

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梅聖俞最愛之。劉貢父曰。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此是俗子見解。不道貢父亦有此語。

豁達老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壁。主人大怒。訴官杖之。拘使更粉。乃得舍去。聞者哂之。新作題牆。殷鑒不遠。

裴司空以眼錯驚馬贈張水部。水部以詩謝之。有乍離華廡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措辭微婉。旨趣良深。

石曼卿詩。字字有仙氣。無怪其爲芙蓉城主。止如籌筆驛。意中流水遠。愁外莫山青。豈是食煙火人所能道者。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嘉謀嘉猷。入告爾后。

陳

輔之真讀得杜詩者。楊大年反斥少陵爲村夫子。未必有此言。

范文正淮上遇風雨詩云。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可見正人君子。無處不具此心。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游華山一事。因公詩中形容絕險。肇卽敷張其說。反以此詩證公必有其事。可恨可恨。

少陵詩。初升紫塞外。已隱莫雲端。昌黎詩。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一意肅宗。一意順宗。前人善作。後人善看。詩遇善看人。亦一大快事。

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辭深塢。初非宋人能作。母怪東坡一見而心折。

五字詩其點化在一字閒而好惡不同。

好事者往往僞撰杜少陵逸詩或謂得于石刻或謂得于民間敗篋中以冀流傳惟巴西聞收京有句云克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確是杜句易安危二字。

白香山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有喜其工有詆其俗東坡小詞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謂其用香山語點鐵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東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態度。

東坡作詩頌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相涉又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普天下詩人當十言下領會勿便下得轉語去。

好詩好文自是吾人分內之事如居官之廉潔婦人之貞節爲人子之孝友一一皆分內之事何必矜誇以形人短。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作者得于心覽者會其意此是詩家半夜傳衣語不必舉某人某句爲證。

魏野詩絕無緊要。又無氣魄。有何好處。一時稱許殆徧。以致真宗誤聽。遣使召之。任其閉戶踰垣而遁。遂成野老之名。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閉戶踰垣。待列國諸侯。猶爲已甚。况待一統之主乎。卒後。又贈以著作郎。詔免子孫租稅科役。真異數也。

司馬溫公稱陳堯佐。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爲佳。余謂小巧而已。花蕊夫人。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如其得知。又將何如。落句云。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何等氣魄。何等忠憤。當令普天下鬢眉。一時俛首。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此佳句也。王平甫尙謂其牙人語量四至。教人如何作詩。

黃涪翁不識杜詩。故開豫章之派。若東坡學杜不成。不失爲工。陳後山謂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俱是千古名論。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雖是矯枉過正語。亦是救病良藥。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又是和盤托出也。

有就此處說者。有就彼處說者。皆比興之流也。如裴說寄邊衣詩曰。愁
捻金鍼。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就此處說者也。余有秋夜縫衣詩曰。
料得比來消瘦去。謹依原樣不加寬。是就彼處說者也。

欲知杜詩大義。先準張表臣讀杜一則。畧有端倪矣。其曰。余讀杜詩云。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
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鷗鷺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
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
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
豔也。久客得無淚。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
此。及云。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鬢。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
侈麗也。至讀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劔。社稷一戎衣。則又
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
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
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殮。我心殊未諧。人生無

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堂
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
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
于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莫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邪。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邪。有
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余所以稚齒服膺華
顛未至也。

篇中鍊句。句中鍊字。鍊得篇中之意。工到則氣韻清高。深渺格律雅健。
雄豪無所不有。能事畢矣。

岑嘉州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正謂闕事甚多。不能覩縷上陳。託此
微詞。後人不察其心。至有以奸諛目之。亦屬恨事。

孟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煎熬太苦。幾無生趣。坡翁自
有所感。乃贊其妙。以致黃山谷楔出豫章一派。由此浸淫。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其妙處無從下得著語。非陶靖節能賦之實。

此身心與天游耳。坡公云：非古之耦耕不能道，非余之世農不能識。正道不著也。

坡公稱魯直詩文，如蝸蚌江瑤柱，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是伸是

紕。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杜少陵以錦襪傳人，人自不能承當。

長篇定有解數。古詩亦然，故有一韻重押或三押者，不礙。學者不可不知。

某生者，素不修邊幅，曾經作書讓之，中有良辰美景，把卷爲游，妙舞清歌，微吟以代。此僕之實事也。賢亦如是乎？自謂此語頗有致，後見黃涪翁云：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造語更精。

詠史以不著議論爲工。詠物以託物寄興爲上。一經刻畫，遂落蹊徑。

賈長江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只堪自愛，柳河東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恨少人知。

山谷本以羸怪險僻爲法門。故林際春申君以爲佳也。而馬斲枯其喧午夢。尤覺駭人。

坡公在獄。有以其詠檜詩逢迎神宗曰。根到九泉無處曲。世閒惟有螫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螫龍。有不臣之意。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章子厚又從笏解之。得無恙。設非神宗光明正大。鮮不受其害。而章子厚卻能爲文星解厄。可謂平生一善。

東坡才勝文與可。與可識過蘇東坡。

杜浣花鍊字蘊藉。用事天然。若不經意。粗心讀之。了不可得。所以獨超千古。餘子皆如燒青接綠矣。

山谷荷葉裹鹽同趁虛。明明是柳子厚青箬裹鹽歸尚客。綠荷包飯趁虛人之句。未免餽釘之醜。王右丞漠漠水田飛白鷺。則又化腐爲奇。前後相去。何啻天淵。

元遺山笑秦少游春雨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浪

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瞿佑極力致辨。余戲詠云。先生休訕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鬢玉臂也堪師。

無武備不是文人。王荆公有馬劣甚。咆哮踉蹌人不可近。蔡天啓在座云。馭之無術。以致驕騰至此。捲袖而起。躍身直上。不假轡鞚。剡馳數十里而回。荆公心服。有詩贈之。其與張文潛論韓柳詩。則又深入堂奧。

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詩囚二字。新極趣極。昌黎每每推許東野。恐其好處。後人不識。

義無比興。言睽世教。飢烏夜啼。山鬼晝嘯。普天下人詩文稿序跋。無出此右。可稱十六字金。

澹中藏美麗。虛處著工夫。方虛谷語也。似乎識得詩中甘苦。何以瀛奎律髓不甚妥當。

讀書不在記。記是村學裏兒童怕打法。臨帖不在多。多是抄帖過日子生活。

三衢葉敬君云。不讀三百篇。不足以潛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

不足以入詩之幻化。不窮盡十三經。不足以閱詩之作用。今人作詩。于前數書。皆不接目。第曰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與村兒讀千家詩。何異。千古快論。

李西涯說詩極正。謂律可涉古。古不可涉律。是也。自敘律中涉古句云。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固佳。而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則拙矣。琴有正調外調。調者調也。五音不可少紊。苟于指法輕重疾徐之間。宮中雜角。徵中帶羽。便非純音。不獨聽者不覺。彈者亦不自知。廣陵散後。此響遂絕。所以子期死而伯牙不復鼓琴。有旨哉。作詩何獨不然。今人但知于勾剔抹挑吟猱綽注間求之。必無純調。

古歌辭語短意長。有一句兩句者。含意何止十韻百韻。後世作者。愈長愈淺。麓堂題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祗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以畫法通詩法。論古之作者也。余爲友人寫蘭。止數葉一花一葢而已。覺渠不甚愜意。因題幀首云。逢場爭說所南翁。向後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減。怕多筆墨惱春風。亦以畫法通詩法。

論今之作者也。

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高青邱氣脈未漓。所以獨步明初。爲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三公之冠。學詩者從此入去。亦是正路。猶夫學陶詩。須自韋柳入。學杜詩。當從玉溪入。

唐釋齊己作風騷旨格。六詩。六義。十體。十勢。二十式。四十門。六斷。三格。皆繫以詩。不減司空表聖。獨是十勢。立名最惡。宛然少林棍譜。暇日當爲易去。乃妙。

文貴清真。詩貴平澹。若誤認疏淺爲清真。何怪以拙易爲平澹。傷千古文士之心。破四海詩人之頰。惟此爲最。

老杜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花柳自無私。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虛閣自松聲之類。下一自字。便覺其寄身離亂。感時傷事之情。掬出紙上。不獨此也。凡字經老杜筆底。各有妙處。若止自字。則李義山青樓自管絃。秋池不自冷。不識寒郊自轉蓬之類。未始非無窮感慨之情。所以直登老杜之堂。亦有由矣。

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弗尖。稗官野史。盡作雅音。馬勃牛
溲。盡收藥籠。執畫戟莫敢當前。張空拳猶堪轉戰。如是作法。方不愧老
成。

一韻幾押。重字疊出。意複辭犯。失黏借起。雖古人亦往往有之。恐是失
檢點處。吾人且避之。

論唐人切不可分初盛中晚。論宋人切不可分南北。未知近律。勿問古
詩。詩學未到。莫望樂府。其餘雜體。一切掃卻。纔是風雅正人。至于詩餘
曲調。僅可酒酣耳熱時。拈付歌童舞女。作樽前片刻新聲。

四平頭四實四虛前後輕重蜂腰鶴膝。詩中之蠹病。極易犯而極不宜
犯。

發端斷不可草率。對仗切不可齊整。要知草率發端。下無聲勢。齊整對
仗。定少氣魄。

屬思久之。詩思漸集。又當淘汰盡情。然後鍊成一首。自無可議。如戚南
塘選軍于編伍時。著眼挑剔。然後嚴其紀律。信其賞罰。練其膽藝。訓其

進退何有不動如雷電。止若山岳者哉。

少年輩酷愛情詞豔體。蓋未諳詩道故也。張伯起有詩云。而今老去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亦是引人入道語。一少年索余畫。因題其上云。悲歌回首舊同游。老大空餘兩鬢秋。酒語詩情和別恨。一時多向筆端收。其少年漫不加省。

鬯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寒澀人詩必枯瘠。豐腴人詩必華贍。拂鬱人詩必悽怨。磊落人詩必悲壯。豪邁人詩必不羈。清修人詩必峻潔。謹勅人詩必嚴整。猥鄙人詩必委靡。此天之所賦。氣之所稟。非學之所至也。

寒山詩本無佳者。而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閒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江進之極賞之。以爲是唐調。余謂長歌短舞。緊緊作對。已屬不佳。而未必長如此五字。氣盡語漓。害殺芙蓉。不耐寒之句。

詩有一句足者。有兩句足者。亦有一氣貫注者。與不知詩者吟看。每令

人急殺愁讀雌霓。真有其事。

今人詩稟必首先樂府。次古詩長詩。擬古詠史。五七律。五七絕。歌行銘頌。無一不有。冠以大老之序。名手所書。何其穢也。人各有能有不能。豈可強作。以體備爲榮。試觀一稟之中。可是篇篇佳句。體體傳作。分題拈韻。詩家之厄也。題與詩。必須相配。纔有好詩。看此題宜作何體。然後據體構思。庶幾當行。一遭牽合。未免捉襟露肘。

爲人要事事妥當。作字要筆筆安頓。詩文要通體穩稱。乃爲老到。止就詩論。寧使下句襯上句。不可使上句勝下句。然上下句悉敵。纔是天然工到。如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風捲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陣圖東聚夔江石。邊柝西縣雪嶺松之類。則又不可力爭者也。

宋人喜以現成語虛字眼鍊入詩用。致來後人生硬麤鄙。陵夷風雅之議。

王荆公好將前人詩竄點字句爲己詩。亦有竟勝前人原作者。在荆公

則可吾輩則不可。

賀黃公極贊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以爲苦思激成快響。殊不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其苦思妙響。尤得風人之旨。

樊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妙絕千古。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苟非乘風力之便。以破曹兵。則二喬亦將被虜。貯之銅雀臺上。春深二字。下得無賴。正是詩人調笑妙語。許彥周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此老專一說夢。不禁齒冷。

閨朝隱詠貓詩。風雅罪人。宋之問浣紗篇。鶯花禪悅。鍾伯敬議論。好肉剗瘡。譚友夏評隲。缺口咬虱。姚辱庵批李奉禮。矮人觀場。劉會孟嘗杜工部。蜀犬吠日。

從來談詩。必摘古人佳句爲證。最是小見。

詩有通首貫看者。不可拘泥一偏。如柳河東嶺南郊行。一首之中。瘴江

黃茆海邊象跡蛟涎射工颯母重見疊出豈復成詩殊不知第七句云從此憂來非一事以見謫居之所如是種種非復人境遂不覺其重見疊出反若必應如此之重見疊出者也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似議非議有論無論筆著紙上神來天際氣魄法律無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傑作自然壓倒元白

許丁卯思正氣清詩中君子但苦聲調低啞有之在當時韋端已杜牧之皆有詩推許可證楊誠齋詆其淺陋竟似道聽塗說不曾親讀此公詩者其凌歊臺詩一本湘潭雲盡莫煙出大謬咸陽城西門晚眺詩悠揚細膩之至并低啞二字亦非定評况詆其爲淺陋乎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借處士以形長安諸公借長安諸公以形當時世事雖只平平八句卻用無限躊躇絕非使酒罵座者可比

薛陶臣開元後樂三四寫全盛之時五六接寫既衰之後則舊樂斷腸更爲貼切一結又微詞可念草草讀之不覺漢武宮詞則又通體含諷章壽博書齋有人讀之墮淚夜宴觀妓一首竟不成詩

韓致堯中秋禁直望宮闕于九霄聽絃歌于五夜欲使主上親賢遠佞而不可得展轉不寐隱約可念寄湖南從事詩中情境竟可與屈大夫把臂。

王摩詰學佛不得已也如敕賜百官櫻桃當時賦詩紀恩者不一獨摩詰三四兩句人所忽而不言者而獨言之是天理人心之砥柱不是他人一味鋪張盛事誇耀君恩而已。

盧仝劉叉教外別傳曹堯賓聲調最響病馬諸作極有意旨才人不遇應共低徊。

宋邕游仙詩製題極惡詩則頗有佳句破綻處亦不少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與李玉溪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閒總不知一箇分明在一箇兩渺茫一樣靈心兩般妙筆。

蘇黃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如柳柳州不若韓之變態百出也使昌黎收斂而爲柳州則易使柳州開拓而爲昌黎則難此無他意味可學才氣不可學也。

韋蘇州韻高氣靜。王右丞格老味遠。二公未易優劣。有云以體韻觀之。右丞不逮蘇州。以氣味觀之。蘇州不及右丞。何異管中窺豹。○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况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蓋不徒然。

曾絃論陶詩。形夭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五字皆訛。一時岑晁之徒。皆爲稱善。二老堂詩話。以靖節十三篇。篇指一事辨之。謂此章專指精衛。何預刑天。竹坡襲其說爲己意。更爲脫誤。其說甚快。惜不能記憶。

崔灝筆力宏大。賈島詩骨清峭。

趙承祐除倚樓之外。儘多佳句。于此偶然得名。

崔禮山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與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同一妙理。

李楚望寄懷秦處士。常聞郡邑山多秀。更說官僚眼盡青。寫盡爲處士者。外君子。內小人。一團齷齪。欺世盜名。不意今日。其風特甚。

薛太拙平生極誇已詩及讀其全集亦不見得

劉蘊靈人謂其調苦如渭水故都香消南國之句正復不然長洲懷古用清猿人議其背題不知楚爲吳破正可借以形喻秋夕山齋卽事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是因半夜風聲從山齋中想到江光搖動滿山寒葉恍惚雨勢驟來秋日寓懷旅塗誰見客青眼故國幾多人白頭是無人垂青于我乃疑天下人誰曾見人青眼自羞鬢髮星星乃憶故園親友多少白頭活現落魄人自歎自樂光景

盧允言衰顏重喜歸鄉國是自幸語身賤多慚問姓名是世共語估客晝眠知浪靜是看他得意語舟人夜語覺潮生是惟我獨醒語余因向老無成最怕人問尊庚幾何同此可憐

曹夢徵長于鍊字如郭裏殘潮蕩月回約開蓮葉上蘭舟之類

三羅齊名隱爲最虬次之鄴斯下矣

李從一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高青邱閭門一帶垂楊柳綠到臯橋不見人于此脫胎如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覺

烘染太過

杜牧之晚唐翹楚。名作頗多。而恃才縱筆處。亦不少。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直造老杜門牆。豈特人稱小杜已哉。

吳子華廢宅詩。晚唐絕唱。

李玉溪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溪。更無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

溫飛卿。晚唐之李青蓮也。故其樂府最精。義山亦不及。學者不于溫李。二公詩悉心體會。未見其能成詠。何以歷李杜之藩翰邪。惟長詩則溫不迨李。李有收束法。凡長篇必作一小束。然後再收。如山川跌換之勢。溫則一束便住。難免有急龍急脈之嫌。律詩之妙。略舉一二便見。陪河中節度游河亭詩。寫得節度何等風光。詩人何等牢落。以極牢落之客。陪極風光之主。是何等局面。曲曲寫來。何等彼此。真令人無奈。過陳琳墓一起。漢唐之遠。知心之邇。千古同懷。何曾少隔。三四神魂互接。爾我無閒。乃胡馬向風而立。越燕對日而嬉。惺惺相惜。無可告語。春日偶成。

讀之不覺淚下沾襟。寄岳州李員外。細膩風者。知音直刺入未成名人心裏。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邊上正屯戍已。山中坐守庚申。此時豈吾輩忘籌國希長生之時哉。身閒如雲。心熱如火。舉世滔滔。誰其知我。豈不可歎。

李文山黃葉黃花古城路。秋風秋雨別家人。脫盡晚唐蹊徑。

羅昭諫爲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韋端已同日而語。李山甫寒食詩。真畫出清明二月天也。就此一斑。可窺全豹。公子家二首。尤爲絕倫。讀之令人想到伶倫吹裂孤生竹。侍臣最有相如渴。當關莫報侵晨客等詩。不覺淚涔涔沾袖矣。

唐茂業有時極似玉溪。想亦如李洞之師賈島。故臭味不殊。

李求古贈寫御容李長史一篇。法律井井。不減開寶時人。

王幼仲長篇小律。俱有妙處。不可以宮詞樂府。拘定其聲價。

譚用之最多杜撰句法。硬用事實。偶有不杜撰。不硬用處。便佳。

司空表聖。學行俱高。不可思議。于詩品二十四則。及居王官谷。寇亦不

敢入其境見之。

鄭守愚聲調悲涼。吟來可念。豈特爲鷓鴣一首。始享不朽之名。崔珏以鴛鴦得名。而哭義山之作。亦是九原知己。

杜少陵詩。止可讀。不可解。何也。公詩如溟渤。無流不納。如日月。無幽不燭。如大圓鏡。無物不現。如何可解。小而言之。如陰符道德。兵家讀之。爲兵道家讀之。爲道。治天下國家者。讀之。爲政。無往不可。所以解之者。不下數百餘家。總無全璧。楊誠齋云。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余謂讀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將通之。不落言詮。自明妙理。何必斷斷然論今道古邪。

米南宮論書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踏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獷獠小解事。僅趨平澹如盲醫。可憐智永研空白。去本一步呈千媿。二王以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貲。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今日與諸君論詩。亦是有口能談手不隨。若以余爲能如其言。正未必然。

一瓢詩話跋

一瓢先生善岐黃之術。與同時葉香巖齊名。素不相能。而每見葉製方。未嘗不擊節稱善。乾隆丙辰開鴻博之科。先生亦與試焉。其所著詩名曰吾以吾集。大抵得力于浣花翁者居多。是編自抒心得。痛鍼俗病。凡所指斥。皆能洞中窳窳。非好爲叫囂者比。先生于詩亦可謂三折肱矣。壬寅秋日吳江沈林蕙識。